

苏亭连舫:千载芳踪说子由

耿险峰

三
遇得恩公携杖来 辟从其游幕下宾

《苏辙集·栾城后集卷十二》记载:
神宗嗣位既三年……除(苏辙)河南推官。会张文定知淮阳,以学官见辟,从之三年。

苏辙识于张方平,早在张公任职成都府尹期间:

予年十八,与兄子瞻东游京师。是时张公安道守成都,一见以国士相许,自尔遂结忘年之契。(苏辙《栾城集》)

个中机缘趣事,《瑞桂堂暇录》记载较为详述:

老泉携东坡、颖滨谒张文定公,时方习制科业,文定与语,奇之,馆于斋舍。翌日,文定忽出六题,令人持与坡、颖,云:“请学士试拟。”文定密于壁间窥之。两公得题,各坐致思。颖滨于题有疑,指以示坡,坡不言,第举笔倒敲几上,云:“《管子》注。”颖滨疑而未决也。又指其次;东坡以笔勾去。即拟撰以纳。文定阅其文,甚喜。勾去之,乃无出处,文定欲试之也。次日,文定语老泉:“皆天才。长者明敏尤可爱,然少者谨重,成就或过之。”所以二公皆爱文定,而颖滨之尤深。

在成都,户部侍郎、时任知州张方平慧眼识才,一见以倾心相许,谨慎稳重的苏辙与其畅谈甚欢:

论古今治乱及一时人物,皆不谋而同。(孔凡礼《苏轼文集》)

宋嘉祐元年,爱才若渴的张方平,不避旧嫌,破例邀书翰林学士欧阳修,鼎力举荐苏辙及其父兄:

张安道与欧文忠素不相能。庆历初,杜祁公、韩、富、范四人在朝,欲有所为,文忠为该官协佐之;而前日吕中公所用入,多不然。于是诸人皆以朋党罢去。而安道继为中丞,颇弹击以前事,二人遂交怨,盖兄长各有主也。嘉祐初,安道守成都,文忠为翰林,苏明允父子自眉州走成都,将求知安道,安道曰:吾何足以重?其欧阳永叔乎!不以其隙为嫌也,乃为作书办装,使人送之京师谒文忠。文忠得明允父子所著书,亦不以安道荐之非其类,大喜曰:后来文章当在此。即极力推誉,天下于是高此两人。子瞻兄弟后出入四十余年,虽物议于二人各不同,而亦未尝敢有纤毫轻重于其间也。(避暑录录)

三苏自蜀,张安道、欧阳永叔为延誉于朝,自是名誉大振。(《高斋漫录》)

神宗即位,苏辙为权臣相斥,不容于朝,出为“河南留守推官”,愤懑、抑郁,盘桓京都,迟不赴任,长达一年之久。

拨云见日,见明亮晨星。苏辙绝处逢生,遇得恩公携杖而来。熙宁三年(1070年)正月戊午,知河南府、官文殿学士、户部尚书张方平(又名张公保,字安道,号“乐全居士”,溢“文定”)任陈州知州。二月戊午,张方平奏改苏辙为学官,“辟为陈州教授”,苏辙遂供职于张方平麾下。苏辙入陈后,知州张方平对其甚为倚重,极为庇护:

既博以文,又约以礼。示我夷易,行不知止。(苏辙《祭张公保文》)

张方平不但把州府的诸多事务交

与苏辙处置,而且与其针砭时政、谈诗论律,苏辙相继撰下《代陈州张公安道谢批答表二首》《陈州为张安道论时事书》《代方平答陶启》等大量公文和应酬文字。

熙宁四年(1071年)七月,兄长过境陈州。叩府入衙,苏辙引其拜会张方平,别来沧海事,语罢暮天钟。柳湖唱晚,月下杯盘,雅舍小酌,吟诗酬和,几多风雅。

张方平诗学杜甫,又受佛老思想影响,风格清新淡远,雄俊流利,常将历史的启迪和人生的哲理寓于诗中。彼时,其研读杜工部诗,感于时事文风,寓怀吟咏,书有《读杜工部诗》:

文物皇唐盛,诗家老杜豪。
雅音还正始,感兴出离骚。
运海张鹏翅,追风聘骥髦。
三春上体苑,八月浙江涛。
璀璨开蛟室,幽深闭虎牢。
金晶神鼎重,玉气霁虹高。
甲马腾千队,戈船下万艘。
吴钩莫触,羿彀巧无逃。
远意随孤鸟,雄筋举六鳌。
曲严周庙肃,颂美孔图褒。
世乱多群盗,天遥隔九皋。
途穷伤白发,行在窘青袍。
忧国论时事,司功去谏曹。
七哀同谷寓,一曲锦川遨。
妻子饥寒累,朝廷战伐劳。
倦游徒右席,乐善伐干旄。
旧里归无路,危城至輶轂。
行吟非楚泽,达观念庄濠。
逸思乘秋水,愁肠困浊醪。
未阳三尺土,谁为剪蓬蒿。

品茗论文,感时伤风,苏轼由《诗》而《赋》而《离骚》,追崇杜甫,慨然以《次韵张安道读杜诗》作和,气势纵横,语言奔放:

大雅初微缺,流风困暴豪。
张为词客赋,变作楚臣骚。
辗转更崩坏,纷纶阅俊髦。
地偏蕃怪产,源失乱狂涛。
粉黛迷真色,鱼虾易豢牢。
谁知杜陵杰,名与谪仙高。
扫地收千斛,争标看两艘。
诗人例穷苦,天意遣奔逃。
尘暗人亡鹿,溟翻帝斩鳌。
艰危思李牧,述作谢王褒。
失意各千里,哀鸣闻九皋。
骑鲸通沧海,持虎得绨袍。
巨笔屠龙手,微官似马曹。
迂疏无事业,醉饱死游遨。
简牍仪刑在,儿童篆刻劳。
今谁主文字,公合祀旌旄。
开卷相知,仰慕两不遗。
般斤思质,鲲化陋儒藻。
恨我无佳句,时蒙致白醪。
般勤理黄菊,未遂没蓬蒿。

苏辙赋作《和张安道读杜集用其韵》诗,委曲精尽,浑然流转,如长江大河,颂公精于微言大义,喜之奇文别韵,受之于“行天下”的阅历滋润,得其“论文开铺绣”:

我公才不世,晚岁道尤高。
与物都无著,看书未觉劳。
微言精老易,奇韵喜庄骚。
杜叟诗篇在,唐人气象豪。
近时无沈宋,前辈蔑刘曹。
天骥精神稳,层台结构牢。

龙腾非有迹,鲸转自生涛。
浩荡来何极,雍容去若遨。
坛高真命将,毳乱始知髦。
白也空无敌,微之岂少褒。
论文开锦绣,赋命委蓬蒿。
初试中书日,旋闻廊畴邀。
妻擎隔豺虎,关辅暗旌旄。
入蜀营三径,浮江寄一艘。
投人嘶下舍,爱酒类东皋。
漂泊终浮梗,迂疏独钓鳌。
误身空有赋,掩胫惜无袍。
卷轴今何益,零丁未遭。
相如元并世,惠子谩临濠。
得失将谁怨,凭公付浊醪。

熙宁四年(1071年)八月,张方平请判南京司御史台。依依惜别中,苏辙泪作《送张公道南都留台》一诗,追思以往,感恩教诲:

识公岁已深,从公非一日。
仰公如重云,庇我贫贱迹。
公归无留意,我处念平昔。
少年喜文字,东行始观国。
成都多游士,投谒密如栉。
纷然众人中,顾我好颜色。
猖狂感一遇,邂逅登仕籍。
尔来十六年,鬓发就衰白。
谋身日已谬,处世复何益。
从来学俎豆,渐老信典册。
自知百不堪,偶未三见黜。
譬如沟中断,惟复强收拾。
高怀绝尘土,旧好等金石。
庠斋幸无事,樽俎奉清适。
居然远忧患,况复取矜式。
汪洋际海深,淡泊朱弦直。
徇时非所安,归去亦何失。
道存尚可卷,功成古难必。
还寻赤松子,独就丹砂术。
恨无二顷田,伴公老蓬蒿。

熙宁五年(1072年)秋,适逢张方平六十五岁生日,苏辙感其德高望重、淡泊名利,“庇以有仁”,仰作《张安道尚书生日》诗,为之相贺:

出入三朝望愈尊,
淮阳退卧避喧烦。
崇高丽深知皆安,
风俗频迁气独存。
世事直须劳旧德,
归心那复厌名藩。
赤松作栏功虽切,
白发忧时义所敦。
仁比高山年自保,
秋逢生日喜盈门。
知公知命身无祷,
聊为生灵举寿樽。
恩公张方平改任南京后,匾书宅邸“乐全堂”,苏辙闻知后,以《题张安道乐全堂》诗相呈,痛伤时命,借古咏今,赞其超然远俗,体乎至道而顺乎流俗的性情:

天命无不完,人事每自伤。
譬如摩尼珠,宛转有余光。
藻饰不能加,尘垢岂有亡。
世人未尝识,姑射手自将。
我公体自然,率性非勉强。
驰驱四十年,不入忧患场。
晚岁事蒙养,致退就此堂。
小儒岂知道,宿昔窥门墙。
申屠师无人,无足亦自忘。
如逢邦执政,一笑先生傍。
张方平的知遇之恩使苏辙终身感

激。元祐六年(1091年)十二月,张方平卒于南都。追悼先辈,苏辙涕泗横流,感其知遇之恩,撰文《祭张公保文》,委婉曲折,缠绵悱恻,以志缅怀:

元祐六年岁次辛未,十二月乙卯朔二十日甲戌,太中大夫、守尚书右丞苏辙,谨以清酒庶羞之奠,致祭于故太子太保致仕张公四丈之灵。辙之方冠,公守西蜀。时予先君,幅巾田服。尺书见公,一见而知。曰此鸿鹤,固于棘茨。君亦嘻嗟:“世莫知我。孰谓斯人,独明且果!”顾我与兄,复往从之。少未更事,见亦弗疑。后将有成,达于家邦。斯言是信,不折不降。涉世多艰,久而莫伸。从公陈宋,庇于有仁。既博以文,又约以礼。示我夷易,行不知止。南迁而还,迎我而笑:“世将用子,要志于道。”我曰不然,将复见公。俯仰六年,斯志莫从。遭章上闻,匪私尔伤。庆厉之遗,今也则亡。呜呼!公之少年,坦然不羈。自放于酒,竹林是师。及其从宦,精深粹密。礼家法士,莫见其隙。公之学问,初亦弗勤。泛然游心,功倍于人。有疑而问,时罔弗达。礼则郑产,乐则吴札。公之行己,色温言厉。卒然相逢,忽若无意。其所与交,金石弗渝。可以托之,六尺之孤。公之事君,道大言深。心所不欲,富貴莫淫。诡说削草,人亦弗知。虽罔克用,亦罔克疑。公老子于事,见于外。人之知公,兹亦其概。公性静深,灼见安危。遇物斯应,动获斯宜。退而自养,湛然统一。与天为徒,唯道非术。逮其将亡,言若平生。寂然委蜕,不恒于行。道实在天,后必有传。谓予可教,而亦弗闻。公入不出,我出不还。而使斯道,忽乎茫然。呜呼!尚飨。

半年之后,苏辙忧思难忘,清酒庶羞,祭奠再拜,泪作《再祭张公保文》,呜呼哀哉,唏嘘篇章:

元祐七年八月日,太中大夫、守门下侍郎眉山苏辙,谨以清酒庶羞之奠,致祭于故宣徽南院使、太子太保,赠司空张公四丈之灵。公志大而才高,气直而虑深。世俗之所不悦,而君子之所服膺。辙从公游,实见而知。眇视世间,若无足为,及其观会以行典礼,盖未尝失时。泛观众人,澹然无心,及其结意气而同忧患,盖坚如断金。故方其出也,仕历三世,虽未尝不用,而才莫能既。逮其处也,与众杂居,虽罔有不伏,而中情实疏。究观始终,疑其天授。或因物以有觉,或逢人而益信。由是蓄气养神,以终其身。中忘我以发照,外忘物而远尘。至于委化之日,泊然反真。呜呼!我之从公,始于父兄,师友之交,亲戚之情。而掩棺不哭,送葬不行。无以寄哀,请易公名。惟文与定,庶几平生。公虽不求,朝有典刑。呜呼!尚飨。

哀思绵延,经年不衰,累至暮年,睹物思人,知恩难忘。在晚年诗作《追和张公道赠别绝句并引》中,苏辙再次缅怀张方平,涕下沾襟:

后七年,蒙恩召还,复见公南都。自是又八年,而有升沉之叹,时公薨已数年矣。及自龙川还颍川,侄过出子瞻遗墨,中有公所赠章,览之泣下不能止,乃追和之。少年便识成都尹,中岁仍为幕下宾。待我江西徐孺子,一生知己有斯人。(28)

(未完待续)



蝈蝈叫·我想笑

王天瑞

不知这是为什么?身在高山,想念大海;而身在大海,却又想念高山。也许这就是乡愁!身居小村青砖瓦舍,向往城里高楼大厦;而身在城里常闻汽车轰鸣,却又想回到乡下卧听蝈蝈鸣叫。不知诸君是否有过如此感悟?而他身临其境,却感悟深刻。

那蝈蝈的鸣叫,是委婉的歌唱,是悦耳的歌唱,是激越昂扬的歌唱。可他却想,那蝈蝈是向他大声呼唤哩!呼唤声打动他的心魄。他知道滕毓旭那只《送给盲婆婆的蝈蝈》:“乐呵呵地捉回了一只绿色的蝈蝈,喜滋滋地送给了邻居的盲婆婆。婆婆,婆婆,这是一只会唱歌的蝈蝈;在我上学的时候,就让它替我给您唱歌……婆婆,婆婆,这是一只会唱歌的蝈蝈;您听,它唱得多好,咯咯,咯咯,咯咯……”明天,他就要回黄村去,回黄村去寻找他童年的蝈蝈。

蝈蝈,豫东乡下人都叫它蚰子,是一种娱乐昆虫,或者说是一种欣赏昆虫。它被人们娱乐和欣赏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,《诗经》里就有描写它的诗篇。蝈蝈的种类很多,但在豫东田野上主要有两种,一是碧绿色的蝈蝈,又叫绿蝈蝈;二是黑色的蝈蝈,又叫铁皮蝈蝈。蝈蝈,生长在豆子地、红薯地、花生地、玉米地里,大约在每年的6月成虫,并开始鸣叫,到9月底或10月初息声,并死亡,寿命100天左右。雌蝈蝈不叫,雄蝈蝈叫。它鸣叫时,两个翅膀斜着竖起来,来回摩擦,发出很大的声响:“吱吱吱……吱吱吱……”这声响,委婉悦耳,激越昂扬。人们说,蝈蝈是昆虫世界里的优秀歌唱家。不过,蝈蝈的鸣叫并不是无私奉献,而是警告同性赶紧走开,招引异性快来谈情说爱、谈婚论嫁。所以,它鸣叫起来格外卖力,甚至歇斯底里。蝈蝈,本来是吃昆虫的,尤其爱吃小蚂蚁,有时也吃些花草嫩叶。可它被人们捉住以后,便失去了自由,只好任凭摆布,并逐渐改变了习性,人们喂什么,它就吃什么。常言说,识时务者为俊杰。顺者昌,逆者亡。于是,蝈蝈还吃馒头、米饭、炸饼、包子、豆腐、羊肝……还吃红萝卜、红薯、白菜、油菜、南瓜花、梅豆花,各种各样的新鲜水果……据他观察,一是蝈蝈吃饱一种食物后,如果再给它换一种食物,它还能吃一些,你换几次,它就吃几次,虽然小肚子撑得鼓鼓的,但也撑不死。二是不怕饥饿。如果连续几天忘了喂它,它毫无怨言,也不发牢骚,仍然精神饱满地放声鸣叫。三是能忍干渴。蝈蝈平时不

喝水,也不怕渴,食物里的水分就满足了需求,如果硬让它喝水,它会拉肚子,甚至不治而亡。这蝈蝈,还真有不少独具一格的地方!

要养蝈蝈,必须要有蝈蝈笼子,也就是蝈蝈被捉住以后的栖身之处,或者说是蝈蝈被养起来的家。蝈蝈笼子,俗叫蚰子笼,其形状有正方体、长方体、三角体、宝塔体、楼房体、圆球体……五花八门,千奇百怪。最好做的蝈蝈笼子是“老龟盖”,他用不了十分钟就能做一个。先把秫秆截成一段一段,劈开两半,刮去穗子,破出三四厘米宽的篾子。接着,在桌子或地上横向摆开十根篾子,再竖着穿插十根篾子,编成一个有缝隙的席片,再编成一个有缝隙的席片。最后,把这个席片合上,再把上下各四个角用绳子系一系,成了。这种笼子简单、结实、耐用,即使摔在地上起来,也毫发无损。

捉蝈蝈,是他最乐意参加的一项活动。但是,他捉蝈蝈大多是顺便去捉,或割草的时候,或拾柴的时候,听到蝈蝈叫了,顺便捉进庄稼地里捉几只。蝈蝈很多,尤其在大热天晌午头,蝈蝈们争先恐后地叫。他脱掉两只鞋子,一手拿一只,迅速隐进庄稼地,顺着蝈蝈的叫声靠上去,看准蝈蝈,两手一捂,就把蝈蝈捂进了鞋壳篓里。如果靠上去的时候,蝈蝈不叫了,也看不清蝈蝈的身影了,就从兜里掏出提前用竹筷子做成的“拉子”,拉一小会儿,蝈蝈以为是同伴在叫,也随之大胆叫起来。他说,在捂蝈蝈的时候,要控制好两手的力度,不能把蝈蝈捂伤了。如果真的捂伤了,就把它放掉,再捂另一只。当觉得捂的蝈蝈够喂了,那就挑起笼子凯旋而归。

那年冬天,他养了一只铁皮蝈蝈。上学走的时候,就让爹养着;上学回来以后,就自己养着。怎么养哩?天天把蝈蝈葫芦带在身上。进入冬天以后,天天把蝈蝈葫芦贴在胸口上。那只铁皮蝈蝈,通体黑色,黑亮似铁,紫蓝脸,红牙,粉红肚皮儿,个头很大,鸣叫强劲有力,厚实洪亮,并且沉着而稳定,颇具大将风度。过春节的时候,正好下大雪。屋外大雪纷飞,屋内蝈蝈高唱。互相拜年的亲朋好友听着蝈蝈悦耳美妙的叫声,更是心旷神怡。你想笑?谁不想笑哩!

正是“赤日炎炎似火烧”的季节,也正是蝈蝈们“吱嘎悦耳诱顽童”的季节,他走一路也没有听到蝈蝈的声音,直到踏上了黄村的土地,才听到蝈蝈们断断续续、时有时无的歌唱!

②8



周口航运史话系列之三

魏晋时期运河四通八达

常全欣

鄮汝造新陂,经淮通渠200余里,上承沙水,下通百尺(沟)入颍。”修建者贾逵,曹魏文帝曾封其为“阳野亭侯”,因此这条渠被称为贾侯渠。这条渠的故道在今淮阳西北,北魏时已不易详辨,《水经注》亦无确切位置。一般认为,在郾城至淮阳间。这条长达200余里的运河,成为沟通汝水与颍水的通道。

二是讨虜渠。曹魏黄初六年(225年),魏文帝于当年三月,又在郾城至西华之间,开挖了讨虜渠。这一渠道的具体位置也不易考证。但它和贾侯渠一样,既可引水灌溉,又可沟通汝、颍二水,从中原经颍入淮,通向东南,源源不断使征吴前线得到粮秣、装备补给,战略地位非常重要。

三是广漕渠。《淮阳大事记》载:“正始元年(240年),邓艾在陈、项屯田,开邓艾沟,引水灌溉,大积军粮;凿广漕